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一至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張五誥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一

明 季本 撰

桑扈

經旨曰此天子美方伯之善於其職也當為大雅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興也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興意

桑扈竊脂也說見小宛此鳥食肉而不食穀喻肉食者不厲民以自養也鶯文貌言其羽文章外見也君子指為方伯者樂心無所累也不剥其民則無計利

之心而安於天理故樂也人心歸之即天祜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興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興也○屏必郢反下章同

領頸也萬邦指小國言屏塞門所以蔽外者言小國皆頼之屏蔽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賦也

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也百辟言其所統之諸侯也戢謂收斂不敢肆也難謂謹畏不敢

易也戢難是勉之以脩德之實那多也

○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賦也

兕觵旨酒以邦交燕饗之禮言觩角上曲也柔謂以德懷柔之也匪敖謂柔德也即上文不戢不難意言有德則人心所歸福不待求而自至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

經旨曰此美人君求賢而祝頌之詩非答桑扈也亦

當為大雅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禄宜之此也賦也

鴛鴦匹鳥也止則相偶飛則為雙此鳥之和順而有文者以比賢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也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畢之羅之則賢者皆入於網中矣君子指其君言君子能盡收天下賢才而用之則萬年宜享此福禄矣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此也賦也

梁東萊呂氏以為橋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為石絕水之梁也戢歛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或謂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舉雄而言非也鴛鴦在梁而戢左翼未飛而自衛時也賢人在山林獨善其身者如此今亦為君子用之宜其享遐福於無窮也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賦也

摧莝芻也秣飼穀也言君子以已所乘在廐之馬而摧秣芻穀飼之以迎賢者此賢者所以為其所綢也

艾長久之意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賦也

綏言於艾後即遐福之意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

經旨曰此天子燕兄弟甥舅而與燕者感悅之詩似

亦欲遠怨以相忘於形迹者葢與伐木意同疑即答

伐木也亦為大雅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賦也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比也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賦也○幾音機後凡庶幾幾微之幾並同

頍舉頭貌錢氏曰舉首則弁愈高弁皮弁孔氏曰天子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言天子服皮弁而頍然在首者此何為哉亦惟以我兄弟非異人而具

旨酒嘉殽以燕之耳匪他無他心也施延及也我兄弟猶蔦與女蘿也施於松栢之髙猶附於天子之尊也附天子以為親此其所以非異人也但我兄弟心懐自疑則憂心不能無弈弈者弈與奕同弈弈重疊之義及見天子與之燕飲合歡而庶幾得自説焉葢始忘其形迹矣君子正指天子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賦也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比也未見君子憂心怲

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賦也○期音箕

何期之期當作其即夜如何其之其具來則無他心可知矣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賦也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興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興也

言甥舅者燕兄弟而併及甥舅也無幾相見兄弟甥舅自相謂也蓋老則將死欲其盡今日而樂酒也如

此則篤親親之情而天子之心亦安矣兄弟甥舅苟有不協而天子能坦然忘懐乎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

經旨曰此君子得賢妻而自慶之辭也其體似風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賦也

間關軹舝間相關之意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

則設之說見泉水軹者轂末之小穿亦謂之轄所以貫輂者也孌美貌逝往括會也言我所以思孌然之少女而貫輂於軹以往迎者非以饑渴之故而資其養也特以德音之善而欲其來會耳凡人之德賴友以成既得季女之賢自足以助我成德雖無好友而式燕且喜矣此則以得賢女為慶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興也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興意○射音繹與斁同說見葛覃

鷮雉之别名微小於雉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平林林木在平地者也辰時也碩女以德言鷮文鳥言平林茂木有文采之鷮集而依焉喻已有碩女能及時來配而以令德教我也如此不惟可以得其燕安且有以成我美譽則碩女之德誠可為全而我之好是懿德寧有厭射之心乎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賦也

女指季女此承上章言既得令德而成美譽所謂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顧人之文繡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者也所以雖無美酒嘉殽而亦庶幾飲食之矣與助也歌舞興起貌言我雖無德以助女女令以令德來教而我且興起不倦則於女之為善亦少有助矣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興也意

柞惡木即鵫羽所謂栩也湑滋濡貌鮮新也初也寫

傾瀉無留滯之意言柞生於高岡之上無人培植方將析而為薪然雨露滋濡而其葉湑湑猶有生意喻已不才而生於遠人之地宜為棄物今頼賢妻而興起以成美譽也葢當我初遇爾方新之時心即傾瀉而無留滯其感應之速真若時雨之化莫知其所以然者謂非女令德之滋益乎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興也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興意

高山言山之高也景行言路之大也止語辭騑騑壯馬行疾之貌如琴能調和也言賢女在車中之時御者習聞其德能調壯馬而不敢肆使之如琴之和故一見即慰我心而仰高山行景行之心自不能已矣斯人也孔子稱其好仁載在表記豈虛語哉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

經旨曰此警戒王勿聽讒言之詩亦直言時事而非

親告於王者也集傳得之矣

營營青蠅止于樊興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興意

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羽蟲之汙穢而能變黑白者止於物則穢敗而生蛆復變為蠅無有紀極也樊藩也言將入於藩籬也君子指王

○營營青蠅止于棘興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興意

棘荊棘所以為藩也四國四方也亂四國言禍之所及者遠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興也讒人罔極構我二人興意

榛亦以為籓也四國之亂自構我二人始已與聽者為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

經旨曰衛武公懼飲酒之亂德故作此詩蓋為周卿士時自戒之言也否則當為衛風矣義與大雅抑之詩相似竊意抑當移附於此以為一類

賔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賦也

筵詳見行葦字義初筵初即席也左右筵上之人也楚濟楚貌肉曰殽豆實也果曰核籩實也旅衆也華谷嚴氏以為品之多是也鐘鼓之設為燕故也將射而遷樂于下以避射位此一時權宜於禮自應如此奚足論乎舉醻舉所奠之酬爵是為旅醻矣詳見楚

泆字義逸逸從容有序而無急遽之狀至旅醻時易亂故以逸逸為善此以上言賔燕也大侯君侯也詳見猗嗟字義抗舉也大侯抗而弓矢亦張其節然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獻猶奏也發發矢也功中的之功也的質也如所謂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也祈求也爵罰爵即觶也不勝取觶立飲所以自罰而勝者但求免此爵而已所謂無所爭者如此此以上言既燕而射也當射時用酒惟以示罰非有所求

也但射則必有燕飲之事故言射之爲禮始終不亂者如此以見飲酒者不可以不敬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賦也○仇音拘

籥舞文舞也笙鼓堂下樂也烝進衎樂烈業洽合也百禮事神之衆禮也百禮皆藴蓄於中如妊子然故曰有壬百禮皆發見於外如叢木然故曰有林錫神

錫之也爾指主祭者嘏福也子孫烈祖之子孫也湛樂之甚也尸既嘏主人以福則子孫皆樂而於三獻之後長兄弟復先舉觶而獻尸以致其敬所謂奏爾能也賓載手㪺賓長加爵以獻尸也室人入又主人之佐食亦入以加爵也獻尸在室故曰室人入又康安以酒之能安體言見其非亂性之物也㪺者挹於罍也酌者注於爵也此在祭禮合於時宜故曰各奏爾時按孔氏疏加爵當在各奏爾能之前但以子孫

其湛文與上連故以賔與室人附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為次也此但娛尸而已其後方有旅酬之事當祭時用酒惟以娛神非志於酢也但祭則必有燕飲之事故言祭之為禮始終不亂者如此以見飲酒者不可不敬也○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武舞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因射而飲者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上二章皆言凡飲之初禮樂之盛如此則必不至於亂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賦也

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舍其坐遷謂舍巳所坐之位而遷就他位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謙下也怭怭媟嫚也秩即首章之秩秩此言當時凡飲酒者初皆未遽失禮而終至於亂不如初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

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賦也

號呼呶讙也籩豆本有楚今因號呶而亂矣僛僛傾側貌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退踧之狀既醉而出以起下文並受其福者謂主無慢賓之失賓無失德之愆也不出謂屢舞不已而不知去也此章極言飲醉者之狀而戒其以德將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

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賦（識音志）也

監監禮者也史書過者也蓋古司正御史之屬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所以防失禮也從謂從而與之言也言不當理謂之匪言言自言也語不由心謂之匪由語與人語也由醉之言則謂匪由矣上章所謂號呶皆根於此童不角也羖牡羊也童羖猶易所謂童牛言其方在乳時也羊本柔物況當其乳乎

人之柔弱不立者如乳羊然故以童羖示罰使知自愧也意此亦古人監酒者之常罰耳三爵孔氏謂獻也酢也酬也為三則每人之飲爵不及三矣故三爵者總旅酬及無筭筭爵而言也識記也言人之飲酒有醉者有不醉者自不醉者觀之則其視醉者反以為恥可見人之良心未嘗不顯特為醉而自昏耳此全在監史能正之也監史當醉者將怠時但不能從而與言使不至於大怠耳必使匪言者勿言匪由者

勿語而言由於醉者則罰之使出童羖以示辱則三爵之後茍不能記其心必亦知警豈復肯多飲乎此章言飲酒當立監史以為戒也

賔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

經旨曰序稱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此數言者得詩意矣蓋亦譏切時事之言云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興也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興意

藻水草也頒大首貌首大而尾長乃魚之瘠者豈亦樂也安然而樂於飲酒也華谷嚴氏曰水深則魚樂所謂躍淵縱壑相忘於江湖者也今淺水生藻而魚在焉露其頒然之大首猶言魚在于沼亦匪克樂喻民之窮蹙窘迫也幽王在鎬京豈樂而飲酒夫民安而後君安今民失其所而王獨樂其能久乎孟子所謂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興也王在在鎬飲酒樂豈興意

莘長貌華谷嚴氏曰潛魚願深渺今既露其首復驚逝而露其莘然之長尾蓋在淺水之處故逃竄窘迫首尾俱見也三山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興也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興意

蒲水草之近岸者也那安也華谷嚴氏曰藻猶在水之中蒲生近岸則水又淺矣愈更窘促也幽王在鎬安然以居不知危之將至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

經旨曰大國崛強天子致其來朝而作詩以示懐諸侯之意焉當是宣王時詩蓋大雅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興也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興意

菽鄭氏以為大豆也詳見七月字義采非謂采葉為藿當如采芑之采蓋五穀之大者莫如菽既采而貯

之筐筥以收斂之使無散逸喻諸侯之强大亦當收之使有所歸也路車詳見渭陽字義玄衮及黼詳見九罭字義君子指諸侯也予之以車馬衮黼者未實與也因其不常脩朝禮而以是警之謂於女分所當有者未嘗吝也此章言諸侯來朝而天子必有寵命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興也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四君子所屆興意

觱沸泉湧出聲檻與陷同深也芹水菜潔白有節氣芬芳可為葅泉自下湧出勢本流通但為芹所塞則流始窒耳采其芹所以去塞而使通也淠淠旂來貌嘒嘒小聲將至君門不敢疾馳而其聲細也自其服外两驂而言則曰驂併两服而言則曰駟皆謂諸侯乘馬也即其旂旐車馬而知諸侯之至則有以服強梗之國而於治無所壅矣此章言天子懐諸侯因其至而喜之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禄申之賦也

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也諸侯見於天子服赤芾而以邪幅纏足則在股者不動便於行也交上交也匪紓行之疾也如此則諸侯急於盡職而可樂矣可樂則當為天子所予而錫以車馬衮黼之命命之不已即是福禄之所申也此章言諸侯能盡臣職而後得天子之寵命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興也○殿多見反平婢延反

柞說見車舝以喻諸侯之强梗枝葉則喻其左右之臣也雨露不以惡木而不滋故其枝葉猶蓬蓬然而盛以喻諸侯雖强梗天子曷嘗有所棄哉惟諸侯有可樂之德不以崛强梗治使天子之邦得以殿安則必有寵命及之而萬福同聚於其身矣其諸臣亦皆平平然無險僻之心而率循殿安之德無一人異志

者則所謂枝葉蓬蓬者蓋在此矣所以為萬福攸同也此章言天子福澤無處不到而諸侯當盡臣職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禄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興也興意

紼繂索也纚維皆繫也葵與揆同度也膍厚也楊舟汎汎必以紼而纚以維之庶幾有定以喻諸侯放恣必以德維持之然後歸一所謂德者揆度其心而已能揆則必矜其不能而所以處之者無不曲盡凡寵

命之加而為福禄之腉者皆撲諸侯之德也歐陽氏謂紼纚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是已此在諸侯恪共臣職以求為可樂之君子也戾背也若優游怠緩不急自新則於福禄之腉者自相戾矣此章言諸侯當早定自安之計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

經旨曰周王不能以身教兄弟而惟驕傲以致其踈

遠君子憂之故作是詩舊說以為幽王好讒佞而骨
肉相遠則未見其有疾讒之辭耳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興也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興意
騂一作觪調利也翩與偏同反之貌也言角弓本調
利而不善紲檠則翩然而反猶兄弟昏姻本皆切近
而不與相親則外反而去矣言王不可遠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賦也
此承上章相遠而言以明其當身教也上之人於兄

弟而相遠則民莫不然而亦遠之矣若以親親之道教民則民莫不效之而相親矣孰肯有相遠者哉民指兄弟而言後章同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賦也○令音零

令猶教也綽綽有裕言其有寛容之量而無計較之私有計較之私則交相為病矣此申上章之意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賦也

怨者遠之所生也一方猶言一隅偏執已見而不相

通也爵錢氏以為酒爵也已斯亡猶言亡斯已也言人惟不善所以偏執已見而怨局一隅全無綽綽有裕之量也至於飲酒受爵之際禮之所宜讓者此葢徐行後長之類本無難事而亦侈然受之不辭以喻人但欲責望於人雖其施已厚而不知也則不至於亡身不止矣此言人之所以當教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此也

駒小馬也尚未羈銜其行無制老馬則閑習之久者

也茍於人不知所以教之則雖老馬無不恣行亦如駒之無制而亂馳矣不顧其後者望前而行則不知其後之有失也饇飽也惟人不知禮讓則求欲無厭如食者宜飽至於已飽則可已矣而欲飲者酌取至甚無所止極豈其宜哉蓋以食與飲互文以終其意也此申上章言不教者之無良如此

○無教猱升木如塗塗附比也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賦也

猱獼猴也猱性輕佻本善升木無待於教教之升木

則益汙矣塗本用泥宜以粉飾又以塗附則益汙矣以比人之無良者不以善率之則適以長其惡而不能去矣君子指王言有徽猷是以身教也如此則小人皆屬附之而為善矣此章言感應之速而在上者不可不以身教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比也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賦也（婁音屢）

瀌瀌急而盛也晛日氣也雨雪雖盛見日而消以比

人雖無良見善即化也下卑下之意謂讓道也遺猶施也婁與屢同常也上之人莫肯以卑下之道施教於民但常驕以自居若與人不相親者則民之無良豈民之罪哉此承上章言民本易化而人莫肯教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興也

浮浮者積高而將流之貌流流而去也髦當作髳蠻髳無禮義而相殘賊是王以夷狄之教率之也○此詩言兄弟之有不善係於君之身教不能化而爲善

則其情遠而不親必至責望而生怨矣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

經旨曰此因寮友有喜於有為者而諷之以養晦待時也故作此詩舊說以為諸侯不朝王而作則其言非所以為訓矣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興也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興意

蹈踴躍喜動之貌靖靖亂也自暱者自取之意予指所諷之人而言菀然茂盛之柳不庶幾可止息於此乎言其可止而不止也上帝甚蹈言天行之動而不息也蓋指好動而言矣然不可以為天意如此而暱之以必行也必待其使我靖安邦國責有所歸然後極其力而為之乃無咎耳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也興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意興

愒息也瘵勞病也自暱必至於自病皆自取也邁往也

○有鳥髙飛亦傅于天興也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興傅音附意

傅與附同彼人謂他人不與我同休戚者居以存諸心言凶矜者凶危矜慎之意鳥之髙飛傅天喻好髙之狀也言雖喜於有為而不足以副人責望之心彼之責我亦何所至止哉就使加我以靖亂之責我亦

當何以處之必須常以凶矜存心然後可以善後不然則好大喜功鮮有不敗者矣

菀柳三章章六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一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二

明 季本 撰

都人士

經旨曰此必東遷之後東都之人思西周之盛而為此詩也有似於王風耳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賦也

彼都自東都言故以西都為彼都也士謂男子也貴

賤之通稱狐黄者多黄狐裘庶人所得通用非貴服也周忠信也忠信則其德無闕故謂之周容不改容有常也言有章言順序也行歸于周德無闕也此章言士之有恒心者其知禮義如此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悅賦也

臺笠出田時所戴也以在野言緇撮居家時所戴也以在國言皆謂庶人君子女者當時人人有君子之

行故女為君子之女綢密也綢直以髮言謂但如其髮之綢直以為髻不用髢為高髻也此章言民俗之樸素如此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賦也

琇與淇奥琇瑩之琇同充耳琇實謂惟以琇為充耳而尚實無他華美也吉與姞同尹姞二大族之以賢稱者但言尹姞而裝飾之不尚華麗可知矣苑屈也

此章言貴族之服飾其不侈如此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賦也

帶大帶孔氏曰禮大帶垂三尺者是也而當作如厲者從其垂下如將厲之有危厲之意焉卷髮者自髮之不綢直者言也蠆螫蟲尾長而其末揵然似髮之上曲者蓋髮長則斂而短者則因曲以為飾一順自然也此總上二章發其所未盡之意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賦也

旟揚盱望也此承上章而言古之為容者惟從其自然不事脩飾也觀此則東周服飾之侈奢而不中禮者多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此詩於男皆曰人士以男皆有士行也於女皆曰君子女以女皆賢父之所生也亦可以

見民俗之皆善矣然特舉尹姞二姓以言女

盖尹氏之賢著於吉甫姞氏之賢著於蹶父

皆宣王時人也意此二姓具有姆儀故娶女

者稱重耳然則此詩所謂彼都其在宣王之

世歟

采綠

經旨曰此婦人因其夫約歸過期而待之之詩也似

當為風耳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賦也

自旦至食時為終朝綠即菉一名王芻俗呼木賊兩手曰匊局卷也綠澁礪之草可以洗攬故采之綠本易得終朝采之而不盈一匊為夫有期而汲汲欲歸沐也女為悅已者容久不櫛而髮曲局則非所以為容故沐以待夫耳此以方及五日之期言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賦也

藍染草即今之靛襜衣蔽前當蔽膝之處而非蔽膝

也詹與瞻同上言采綠此言采藍必采藍在六日不詹之後矣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賦也

理絲曰綸此追言其夫平日在家時如此非謂欲與之俱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賦也

此承上章言其夫平日釣魚以歸亦畀與我觀之其親厚如此則今日之歸安得而不早待乎

采緑四章章四句

黍苗

經旨曰宣王時以謝為荆徐要衝之地封申伯於此以鎮撫南國因平淮之後召穆公在江漢先使營謝而南行之士將歸故作此詩以美其成功也南行之士止為城謝而發非從召穆公之在江漢者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興也悠悠南行召伯勞之興意

悠悠遠行意北自鎬京至謝故曰南行此章總言召

公能慰勞南行之士使忘其勞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賦也

我南行之士自謂也任負任者輦人輓車司馬法曰周十五人而輦即謂此也車大車任重載者即牛車也蓋以將車者言車中有牛而將之也下云牛以牽傍者言也在前曰牽在傍曰傍牛不在輈中者則别牽傍之故車與牛分而為二也此皆工作所需之器具如司馬法所謂斧斤鑿鋤之類則以民間之役車

載之不在天子萬乘内之車也盖必債於民者古者寓兵於農但出車乘而已無别賦也盖者不定之辭謂將歸而尚在謝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盖云歸處賦也

徒衆也謂步行從車者御謂御兵車者師以合聚言旅以部分言周禮司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亦此意也皆言從行者事畢而可以歸之意○上章任輦車牛言載器具之役車此章徒御師旅言受工役之士

卒皆自周調發而不以勞謝民蓋先王調兵之制多自京師而不徵發於諸侯之國詳見讀禮疑圖卷三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賦也

肅肅嚴正貌謝申伯之所改封即今信陽州屬汝寧府說見王風揚之水營治也謝功之營不但築城邑而已凡疆理之事皆在其中矣此以征師之我行既集者歸於召伯謝功之成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賦也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原隰既平以田野言泉流既清以溝洫言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則謝民得以遂其生矣召伯以此成功則王心豈不寧哉亦以見宣王之志惟在於安民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此詩當在崧高之前本一類也

隰桑

經旨曰此婦人於蠶桑之時得見其夫而作此詩蓋

有似於風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興也）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興意）○難乃多反

隰下濕宜桑之地也阿美貌難盛貌皆枝葉條垂之狀君子指夫言蓋感桑之方盛而以得見君子為樂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賦也）

沃光潤貌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興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興意）

幽黑色桑茂盛則色黑德音者德恵之言也孔膠者謂甚固而不變其初心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賦也

心乎愛者婦人自言其愛之出乎心也遐何謂言也遐不謂者不能言其所愛也中心藏之者藏其愛也何日忘之者久於愛而無以自解也盖愛本難言故既見君子而欲言不能也則有中藏於心而已其愛之真切何如哉此惟婦人於夫方有此情若以語懐

賢則恐未必然耳

隰桑三章章四句

白華

經旨曰幽王嬖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怨而作此詩也然惓惓望王之正家而自咎其不能感動亦可謂怨而不怒矣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比也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賦也

白華野菅也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

者柔韌宜為索白華已漚則為菅有為索之用而白茅則不可用也白華為白茅所束猶嫡為妾所制而不得有為也之子指幽王遠謂遠我而親褒姒也遠則獨處矣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比也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賦也

茅菅即束菅之茅謂褒姒也天無雲則有露有雲則無露白雲水土輕清之氣未為層雲也而英英如花朶然則尤輕而不蔽明矣故其氣薄而易散是將不

露而猶露也以比幽王恩澤之偏於褒姒雖欲不施而不能止也天步猶天運天步艱難以天下將亂言此宜正身齊家以為治國之本而王不之圖乃嬖褒姒何哉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比也嘯歌傷懷念彼碩人賦也

滮池蓋近豐之池豐水北流入渭者也池非大水對碩人而言小大之別也碩人者以其有天下國家之責而言指幽王王本碩人宜有大恩澤以遍及於物

者而不如滮池之浸稻田即此一念之偏不能正國之所係也碩人如此安得不嘯歌而至於傷懷哉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賦也

樵采也桑非可以為薪言桑薪則無薪可燎而采桑以供薪也卬我烘燎也煁孔氏以為今火爐也言被黜獨處采桑薪以自供見王之恩澤不加而使我自苦之甚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比也念子懆懆視我邁邁賦也

宫深密之地言鼓鍾于深宫必聲聞于外以比中有實德則王必知之而有感動也懆舊云七到反孔氏疏亦作慘而以懆懆釋之於義為長此蓋反躬自責之辭程子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懆懆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比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賦也

鶖秃鶖也陸農師曰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赤目頭高八尺好啗蛇色青鶖似鶴而貪濁非鶴比也今鶖

據魚梁而飽鶴遠引在林而饑以比褒姒進而申后黜碩人不當如此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比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賦也

鴛鴦有定偶之鳥戢其左翼以依雄也說見鴛鴦篇言我常依王而王自二三其德耳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比也之子之遠俾我疷兮賦也○扁音褊

扁卑貌疷病也人履扁石而卑以比寵妾而賤自賤

如此豈碩人所宜哉故我以遠我為病者非為我之失愛也正以王自賤則失其所以為尊耳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

經旨曰賢者感大夫下士禮意之厚而不敢辭故作此詩觀其命後車載之則大夫必先驅以親造其廬矣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興也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興意

緜蠻鳥聲土一成曰丘阿丘之曲中偏僻之地人所不見也我勞如何者謂道遠不勝其勞也後車副車也

○緜蠻黄鳥止于丘隅興也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興意

丘角曰隅亦人所不見之處憚辭難也趨疾行也不能疾行亦畏勞之意

○緜蠻黄鳥止于丘側興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興意

丘傍曰側亦人所不見之處極謂極力以往則勞矣

○此詩三章皆以黄鳥起興言黄鳥止於人所不見之處以喻賢者遁迹山林之間則於時事邈乎其不相及矣而衰廢之身憚於遠出有不勝疾驅極力之勞者但令飲我食我教我誨我又命後車載我則所以禮我者至矣如之何其可恝然乎哉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

經旨曰此士庶人飲酒常用之樂歌非必天子諸侯之燕會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賦也

幡幡翩翩之貌以未采時言也瓠葉初生時熟之可以為葅嘗嘗酒也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賦也

兎以首言猶數魚以尾也獻者以酒酌賔也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賦也

酢者賔既卒爵而酌以報主人也

○有兎斯首燔之炰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賦也

醻者欲以醻賔而先自飲以導之也○此章以瓠葉為葅以兎為殽品物甚薄而賔主以是成獻酢醻之禮而誠敬盡焉固不在於籩豆之旅陳也禮與其奢也寧儉苟無誠敬以將之雖多亦奚以為哉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漸漸之石

經旨曰將帥出征經歷險阻不堪勞苦而作此詩葢有似於風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賦也

漸漸高峻貌武人將帥也石之高峻人馬所難行也朝晨初也當晨初即已不暇勞可知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賦也

卒與崒同崔嵬也謂山巔之末沒盡也不遑出謂深入而不能出也自不遑朝而至於不遑出則中閒所歷之險阻亦多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賦也

蹢蹄烝衆也離歷月所宿也豕汙於塗不見蹢白久

雨停潦多故涉水濯其塗而見蹢之白也月離畢詳見說理會編十五卷謂其所值之時適當多雨之候故滂沱耳與書洪範星有好雨義同此皆既雨之事非將雨之候也遇雨如此甚切武人東征之憂豈暇於他及哉承上章不特經歷險阻而已且又有遇雨之苦焉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

經旨曰夜亂之餘百物凋耗君子不忍見之故作此詩蓋亦風也

苕之華芸其黄矣（比也）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賦也）

苕陵苕也即今紫葳蔓生附喬木之上其葉紫赤而繁將落則全變而黄苕華將落則黄以比周室將亡慘然憔悴也傷者傷周室之將亡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比也）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賦也）

華已落盡惟葉青青以比周之人物已盡所存者一

虚域耳我本不意所遇之世如此若知我如此則不如無生謂生則不忍見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賦也

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牝羊瘠則不能孕而將無遺種矣罶無魚動水而見三星則魚將絶矣蓋羊食百卉乃肥歲荒草木皆瘁羊所以瘠也魚與蝗本一種歲荒盡化為蝗魚所以少也時之飢饉甚矣人之可以食者猶鮮可以飽況本無食可賴者乎

此我心之所以憂傷而不忍見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黄

經旨曰周道衰微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是詩蓋王風也

何草不黄興也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興意

草衰則黄枯槁之色也將奉行也經營四方言征夫從將帥所統以經營四方之事也

○何草不玄興也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興意○矜與

鰥同

玄赤黒色草既黄而玄腐敗之色也矜韓詩作鰥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賦也

兕有力而善觸虎有力而善噬以比勇悍之士能攻

戰者謂兕虎而循行曠野乃其宜也今征夫力皆不

如兕虎而亦使之行於曠野朝夕不暇豈不可哀哉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興也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興意

芃尾長貌狐有狡計能避患而率由幽草之中常自逸也棧旁有架貌此即役車非周禮士所乘之棧車也乘此車行於周道者皆愚弱之民非若狐之能避於幽草者也此其所以匪兕虎而可哀也歟

何草不黄四章章四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二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三

明　季本　撰

大雅

義見小雅

文王

經旨曰此詩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以戒成王也東萊吕氏曰吕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賦也

於歎辭帝上帝也在上非必以既沒言蓋其德合於天而尊之之辭也其命維新於人心歸者見之陟降猶言進退即其心之動靜也言文王昭明之德上合於天而始受天命皆莫之為而為也蓋文王之德本至微而無所顯之迹也上天之命本於穆而無所向之時也特以文王一動一靜常與天俱所謂於昭于

天也是以天命自歸耳此章言文王受命之由也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賦也

亹亹勉强之意以文王之純亦不已者言也令聞則此不已之没世不忘耳陳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言文王敷陳其德而錫之於周使皆同德故其子孫在本宗則為天子支庶則為諸侯皆百世不絶而親其親矣至於本支百世所賴以謀國

者在於羣臣而文王之德亦錫及之故凡周之士亦有不顯之德而賢其賢矣凡言不顯者皆謂為已謹獨之功不求人知之學也雖文王純亦不已不過如此以不顯言周士者以為有此德然後可以佐理也亦世者亦百世也此正其陳錫於周者而令聞之所以不已也此章言文王德澤及人之遠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賦也

猶謀也翼翼敬也思語辭皇顯也惟多士有不顯之德故其猶翼翼而顯也濟濟齊一貌與楚茨濟濟同此承上章言周士之多足以為本支百世之楨幹而又追言文王時賴此濟濟之多士以寧者此其所以當以文王之德敷錫之也此章言周有賴於多士之意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賦也

穆穆即前章所謂不顯也緝即前章所謂亹亹也熈即前章所謂昭也敬者不敢忽也止即大學止於仁敬孝慈信之意敬而止之則常明也緝熈敬止正文王不顯之德而天命之於穆者也最為要義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謂天命之大係於商之孫子以其不億之盡服于周者驗天命也此章言文王以德受命之實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

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也賦○作音佐

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膚大敏捷也祼灌鬯也將送也孔氏云灌時送爵也於禮王正祼后亞祼而殷士助祭行灌鬯耳宗廟之祭以祼為主故舉祼言之京周京也作助也黼黼裳也祭服上公九章舉一章以見之也冔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故以冔為常服存殷制而不變也王指成王藎進也忠愛之篤進進

無已也蓋以戒成王而不敢斥言故以藎臣言之猶所謂敢告僕夫云耳無念念也爾祖文王也殷士之助祼將乃武王得天下以後事然受命實自文王始故歸於文王也此章言天命不可恃而商士之臣周為可鑒也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賦也○易音異後凡難易之易並同

聿發語辭永長配合師衆駿大也此申上章之意言

當鑒殷而脩德以求合於天命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也賦也○有去聲

遏絕宣布也義德義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無遏爾躬不自絕於天也則能配命矣宣昭義問則有令聞矣有虞殷自天惟以殷之見絕於天者自度也然天道無聲無臭於穆而已實未嘗有意於亡殷即所謂帝命不時也但能儀刑文王

如所謂緝熈敬止者則萬邦自孚信之矣蓋文王即天也天所賦於我之理人所同得德足以感人心而天命豈外是哉此章言當法文王以合天命也

文王八章章八句

大明

經旨曰此詩周公言天命難保而陳文武受命代商之由以戒成王上篇推本於文王此篇則歸重於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賦也

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此泛言天人昭鑒之理也忱信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謂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也此章即紂之失天下以明天命之歸有德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賦也○任音壬後凡姓任之任並同

摯國名中女字曰仲壬摯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嬪于京疊言来嫁于周之意王季大王之子文王父也有身懐孕也為王季生文王而發也先言摯任者任氏生於他國而與王季合德来與之配葢天意欲生文王見文王之生非偶然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懐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也賦

懐来也方國四方之國也受方國言得人心之歸見

文王之受天命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賦也

有命既集集於文王也文王初載為世子時也洽陽渭涘為莘國即大邦也文王嘉止者言其當行昏禮之時而大邦即生女以待之也此起下章親迎于渭之意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

不顯其光賦也

俔譬也妹少女之稱譬如天之妹以其德與天合見大姒亦天所生也文禮文也祥吉也謂卜得其吉而行納幣之禮文也不顯顯也昏禮明著故其光顯也

此承上章皆起下章生武王之意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賦也

纘繼也女女事也謂大姒亦能維德之行而克纘大

任之女事自莘國來嫁故曰維莘長子長女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天篤厚之旣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右助燮和也爾指武王謂天保之佑之而命之燮和人心以伐商也此言武王之生不偶然而成伐商之業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賦也

矢誓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即書牧野誓師之事

也維予侯興言我從征之人皆興起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爾作詩者指武王言人心皆興無不欲伐商者所謂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也人心所在即上帝之所臨也故武王之心無所疑貳順之而已非謂恐或有疑而賛其決也此象上章言武王順人心以伐商之意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賦也

洋洋廣大貌檀堅木宜為車者即臨戎之革車也煌煌明盛貌騵馬白腹曰騵彭彭壯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凉當作諒信也肆伐大聲其罪也會朝出兵相會之晨也言武王以革車三百兩伐商其在洋洋廣大之牧野宜若不見其多然其車則煌煌然明盛其駟則彭彭然壯盛亦可見其聲威之足以震人矣而師尚父之鷹揚又為武王所信而仗大義以縱兵

伐商所以商紂如林之旅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而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不崇朝之間盡除穢濁而天下清明矣此章言武王以德服商實由天啟以終首章之意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

經旨曰此詩周公歷舉大王避狄患遷岐周而王迹於此肇基且及文王得人心之事以戒成王也篇内

言古公對今而言故謂之古則此詩必作於周有天下之後矣

緜緜瓜瓞比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賦也

緜緜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而後大以比太王初自豳踰梁山時其國尚小至岐周民歸者衆而始大也民周民也土齊詩作杜杜漆沮三水名漆沮者扶風之漆沮合杜水於

岐山之北而流出岐下以入渭者也詳見吉日字義

蓋大王初遷未至岐周定居故未有家室而先於杜

漆沮三水之間野處焉陶窰也復重窟也穴土室也

或為重窟或為土室皆若瓦窰之空其中故通謂之

陶此言大王初遷時之小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賦也

來者自土沮漆而來也岐下岐山之下即岐周也蓋

朝發於三水之間循其水滸而一日即至岐下也岐周在后稷邰城西八十里間蓋復其舊封地也姜女大王妃也但云及姜女来居者未敢期豳民之必從已也此章言大王遷岐定居之事本無意於國之必大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玆賦也

周原在岐山之南膴膴肥厚皃堇美菜如内則婦養

舅姑以堇之堇許慎謂蒸食之甘者是也荼如七月采荼食農夫之荼苦菜也得霜而甘脆飴餳糖也言周原肥厚菜無分於甘苦而皆如飴也始者謀於已也謀者謀於幽人也契者以荆木然火而灼龜也契龜謂謀於鬼神也即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謀及卜筮之序曰者龜告之辭也止者於止為宜也時者於時為宜也此章蓋因幽人從之者衆而為之謀居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賦也

慰者慰勞之止者奠安之上章言曰止則龜告以於時宜居此也此言迺止則遂安於此以成龜告之意也左右者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也此已通在野而言矣疆理以分田言疆者畫其大界也理者别其條理也宣畝以營田言宣者導其溝洫也畝者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者言西自漆沮之水滸而東往岐

山之下也周爰執事者皆西來之人競出力以為其所當為也此章言大王定民居而為之制田里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賦也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凡量地制邑必先度地以居民而後致衆庶令徒役故先召司空而後及司徒也繩所以為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板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

束板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此以繩定室家之位而築板先作宗廟也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此見大王之重宗廟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賦也○度如字馮音憑勝音升後凡憑藉之馮勝任之勝並同

捄盛土於虆也陾陾衆也度度於版上而投土也薨薨投土版中之聲登登漸高貌削屢牆成而重複削其凸處也馮馮有所依馮而取正也五版為堵說見

鴻鴈築牆而百堵興則衆工皆起矣鼛鼓鼓役事說見鼓鍾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勝其速也此言大王之作宮室先築牆而民心勸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賦也

伉高貌將將大貌以皐言高以應言大互相備也作室先立二門以尊觀望也而宮室之事自此畢矣冢土大社即諸侯之國社詳見小雅甫田字義戎大醜

衆也大王於是又立冢土以依國社之神而凡有動大衆之事則宜社以行蓋社爲民而立者也周之大事莫重於戎故特以戎醜言以起服昆夷之端也此可以見大王肇基王迹之遠圖矣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賦也○混音昆

肆大也用以爲發語辭殄絶也愠謂昆夷怒大王之遷居近地也隕墜也問聲聞也謂大王雖爲昆夷所

怒然以德綏之而昆夷亦稱其美不失聲聞也柞棫
也棫白桵也皆惡木叢生有刺而能塞路者也拔抽
也抽去其根使不得生長也兌通也駾馬疾行貌言
突去如馬行之疾也喙張喙而息也言昆夷所以敢
於為患者恃其深林大麓之中路岐阻塞而人不易
入耳今柞棫拔去而道可通行則生齒漸繁往來不
絕而昆夷駾然避去喘息不暇矣即皇矣篇所謂串
夷載路也蓋大王居豳北有獯鬻之侵及旣遷岐則

西有昆夷之擾但北狄大而西戎小豳地迫近強狄非可力爭故去豳而遷岐此以小事大之智也若昆夷實未嘗伐也惟以德綏之其心自服此則以大字小之仁也他日至於文王而亦事昆夷不過率大王之遺法耳此承上章言大王遷國肇基惟以服昆夷為安民之急務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賦也

質正成平蹶動也生生意即良心也言文王能動虞芮二國之良心故質正而求成也若岐周有昆夷之患今自大王以來能盡以大字小之仁而文王纘之旣有以服其心則所行皆安民之政而化行於諸侯之國莫不皆服矣安民之政自得賢之助始故又以四臣之助終焉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以見文王之造周皆纘大王之緒而成王所以繼大

王之業者當如文王之用賢也

緜九章章六句

此詩前八章皆言大王遷岐創造之事以見周家王業所由興也九章言文王得虞芮之歸心與上文似不相屬雖遷就其說以求通終屬牽强竊意虞芮一章或是錯簡惟以屬於思齊譽髦斯士之後庶幾理順耳

棫樸

經旨曰此詩周公述武王作人之德以戒成王也舊說謂詠歌文王之德則以辟王為後人尊稱之辭理猶可解但六軍乃天子之軍制而豈文王所得有哉此但可以為武王事而不可以文王言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比也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賦也

樸叢生也根枝迫迮而相附着也槱積也積以待乾也棫本惡木徒足以害嘉卉去之則嘉卉生然棫樸之乾者則薪之未乾者則槱之皆得用以烹飪亦未

嘗棄也以比去小人然後可以養君子而於小人亦不棄此王者作人之道也濟濟齊楚貌義見楚茨辟王指武王左右謂在其左右而不離也此章言武王能作人則人心歸附而於朝廷之事百執事皆欲在其左右而趨承矣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賦也

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瓚勺也圭璋其柄也璋比圭得其半故半圭為

璋執璋以亞祼者大宗伯而羣臣在其左右賛祼將之事者非一人曰奉則謂奉承璋事非謂左右兩人交奉而内可判也峩峩壮偉之貌髦士俊士言諸臣之賢也宜猶稱也此章言宗廟之事諸臣之賢者皆欲在其左右而助之以奉璋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興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興意

淠舟行貌涇水自豳西發源南入於渭武王都鎬在渭水南則涇舟注渭所以通鎬京也故以涇舟起興

言涇舟順流而下徒衆以楫棹之猶武王往邁而六師追及之衆歸其德不令而行也自武王伐紂惟用虎賁三千人其他征伐未有六師盡行者意必以大狩講武於焦穫者言歟但此詩之意惟以見人心之歸不必指實事也此章葢言軍旅之事為士卒者皆欲從之以往邁也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興也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興意

倬大也雲漢天之文也為章于天言其文之高大也

武王老而受命嘗自言綏我眉壽此周王之所謂壽考也言武王壽考則其德積之悠久斐然有文與天同其高大人皆鼓舞何有不興起者乎蓋武王得人心之歸附其原在於作人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比也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賦也○追音堆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追琢比功夫之有文也金玉比生質之本美也此以自治言也言所以作

人者豈在求之人哉亦惟自治以復其本體而已我王指成王綱者舉綱之大繩以張網之目也紀者理目之小縷以屬網之綱也綱紀四方惟在於得人心故戒成王以脩德作人之功勉勉不已然後可以為四方之綱紀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

經旨曰此亦周公歌武王之德自求多福者以告成

王也蓋四章言騂牡旣載則當自武王為天子尚赤之後言耳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禄豈弟興也興意

麓山足也旱麓山麓之不通水泉者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皆賤木而人灌溉之所不及也濟濟滋潤齊盛之貌君子指武王言旱麓之榛楛本不資人力之灌溉而自然有濟濟之盛以喻人之生理自不能遏也蓋君子有豈弟之德則福禄隨之是以豈弟而

干禄也君子本無干禄之心猶所謂以堯舜之道要湯云耳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興意

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黄流秬鬯也玉瓚貴器黄流美酒有玉瓚則自然有黄流之注而黄流不能外玉瓚矣猶君子有豈弟之德則自然有福禄之降而福禄不能外豈弟矣此申上章干禄豈弟之意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興也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興意

天地發育萬物生意無所不至故鳶之飛則至于天魚之躍則在於淵皆自然之生理而吾道之所察也君子有作人之德則人皆興起無不化而為善如鳶魚之飛躍於天淵則為察矣此章言武王之德能感人也感人則人歸所以為福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賦也

清酒𤁉裸獻之酒謂鬱鬯幷五齊也載盛於尊也騂牡用之以取膋求神故特言之而自燔膋以至剥烹

禮無不備也故下文以享祀承之此章言武王能感神也感神則神饗所以助之大福也○清酒騂牡詳見信南山享祀詳見楚茨各字義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興也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興意瑟亦以密言燎者取以供爨也因上章享祀則有㢑爨爨爨而言蓋柞棫小木非美材長育之久至於茂密則民得以為薪燎以事神況君子有豈弟之德積久而能作人豈不足以為神所勞乎此申上章言神

所以介景福之意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興也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興意

莫莫説見葛覃條枚説見汝墳葛藟以喻福條枚以喻君子之德條枚無意於求葛藟猶君子無意於求福也不回正言其無求福之心也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

經旨曰此詩歌文王之德而推其本於閨門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賦也

思語辭齊德之一也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斯男言其子孫之多舉成數也媚周姜謂致孝也嗣徽音繼大任之美也百斯男謂不妬而多男曰百者并子孫言之也此章爲文王刑于寡妻而發故推本大任閨門之教以見大姒之賢有自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賦也

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時是恫痛刑法也閨門之中一有欺罔得罪於神則為神所惡而怨矣為神所傷而恫矣不欺鬼神所謂惠也隱微之間一毫無愧如此則能為法於寡妻矣言寡以見其雖寡弱而不可侮也御臨也自族人而言則曰家自國衆而言則曰邦近之而至于兄弟遠之而御于家邦皆自刑寡

妻始家齊而後國治也此章要旨在於刑寡妻而已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賦也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在宮和之處也在廟敬之處也

在宮而和常恐其褻故在宮雝雝之時必有在廟肅

肅之敬然後為不欺鬼神也不顯言人所不見也臨

如臨民臨事之臨言其顯也射與斁同厭也言獨知

之地常若有臨則工夫純而不已矣然兢兢自持不

以已純而忽於保此可見其心之嚴於隱微而閨門

之內所以為寡妻之法者在是矣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賦也

肆發語辭而有大意戎疾大難如崇侯之譖羑里之囚密須之征昆夷之事是也殄絕也烈光假大也瑕玷也言大難雖不能無而光大之德則無所瑕也蓋德極其盛遇事而不動心如此聞泛聞於人也諫見規於人也式合於法也入入於善也文王德性之知非因事而有假於聞見然其亦式亦入即其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之功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賦也

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造謂為其業也古之人指文王無斁不已也髦俊也此章言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故能成就人才使為髦士而皆有美譽也首篇所謂不顯亦世者蓋在於此○按緜之虞芮質厥成一章若以屬於此章之下理亦可通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

經旨曰此周公敘大王王季文王王迹之所起以告成王使之所本也集傳得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賦也○耆音指

皇大也赫盛明也監觀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究其極度度其宜皆

言民心謀欲得君而主之也耆與武耆定爾功之耆同致也憎當作增式以規制言廓以幅員言謂增大其立國之規模也眷回顧也此者指岐周之地宅居也此章首言天眷大王使居岐周為根本之地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賦也○屏必郢反

菑翳皆木之已死者則拔去之灌栵皆木之妄生者

則治平之樫椐無用之木則辟除之使不萌芽檿柘有用之木則疎剔之使無繁冗此皆通道之事葢幽民相從大王遷岐開闢地闢則民可居而道路通也明德者明德之君即大王也串夷當作昆夷載路即前篇昆夷駾矣之事大王初遷與姜氏聿來胥宇姜氏葢有助焉故言天立厥配以見其有內助之功也此章言大王定宅於岐而天命始固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

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賦也

省視拔去兑通也柞棫拔而松栢通所謂通道也義見緜上章作屏脩平啟辟攘剔之事亦此意也帝省其山如此見周有興起之勢也作邦以後日得天下言作對以後日配上帝言大伯大王之長子也王季大王之少子也蓋謂周家配天之業始於大伯王季也當時大伯以王季之德人心所歸足以任天下之

重而已則恭默無為才畧殆不及焉故以國讓王季使王季為小廕之避則周家之業未必能成而王季友愛切至因於本心能體其兄大伯之意遂受而不辭故周家之慶益篤雖其功業非大伯所為而亦錫之以光如書所謂於湯有光也舊説以為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則與孔子所謂民無得而稱者有戾矣蓋大伯之讓止是家庭常事有何異焉而王季受之亦不以為將得天下也但原周所以得天下之由則自

王季受大伯之讓始故推及大伯言之自史遷以來言此事者多失本意詳見說理會編卷六奄忽也奄有四方即上文作邦作對也蓋以文王言文王能得天下之人心即已奄有四方矣此章言文王得國之事以明周有天下之由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賦也○貊音莫

度華谷嚴氏謂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度是也上言帝省其山以功言此言帝度其心以德言貊韓詩作莫貊其德音者莫然清静而無聲無臭之意蓋王季此心之微與天通也明明其明德也類肖乎天地也自其容養而言謂之長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君王大邦者謂興王業於周也順比以人心言克順能使人愛也克比能使人從也言王季有明類長君之德能使人順比以興王業也至于文王其德亦如王季

而無可悔無可悔則無毫髮之憾於心矣故能受天之福而延及子孫此亦王大邦之意也此章言王季之德能興王業以貽文王也左傳釋此章度莫明類長君順比文九字之義語既强排而文亦繁複今不從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賦也○共音恭按音遏

帝謂者言天意知文王也無然者實無也非謂不可如此也畔援者有畔岸而攀援之人心依於物則有畔有畔則有援矣文王之心至虚無物何有畔援歆羨者有歆動而羨慕之也心感於欲則有歆有歆則有羨矣文王之心至静無欲何有歆羨此所以先登于岸也誕亦大也而用為發語辭岸即至善之地先登者猶言先得即先知先覺之謂也惟其心如此所以至公無私順民好惡而密人肆患不容以不遏也

密近岐而界於戎狄之國在今平凉府涇州距逆也大邦謂周阮小國共則阮之邑也與密人相鄰殷政不綱故諸侯放恣而密人敢侵小國然文王已爲西伯則其所專征之地也於是整我之旅以遏密人徂共之旅整旅之旅文王之旅也徂旅之旅密人之旅也言旅則不用大衆可知然密人聞文王起兵蓋亦退去矣此阮人望文王来救者也故曰對于天下天下之心歸之周祜所以篤也此章言天以文王有徳

而使之伐密以得天下之心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賦也

京周京依其在京言其有根本可以憑也文王之兵一出既遏密人徂共之旅矣乃從阮之疆畔與密相鄰之處銜枚卧鼓出密人不意而侵之所以示神速使知懼也然未嘗與戰而密亦不言出降見其已遁

去而小醜不足為慮故遂還師也陟我高岡以下皆既還而諭密之辭也葢使之無陳師於我陵之阿無飲水於我泉之池且自度岐周之地乃鮮少之原萬邦所向而下民所歸依此以為根本孰敢當之以戒密人之不犯也而密人自此亦靖謐矣此終上章伐密之事舊説以度鮮原居岐陽為徙都程邑則於上文伐密之事不相連屬而又不言遷程之詳語亦近晦竊意大王遷岐經營周悉已歷三世人心安焉遷

國重事也豈可輕議雖民歸漸衆自宜就野受廛何必併國邑遷之而況岐陽渭將非遠在故都之外者乎且不數年而即遷豐豐在岐之東南三百里因臧崇而以其地作邑焉蓋闢地漸廣而崇之頑民未馴宜親鎮撫之以定其疆理導其化源為生民計不得不然耳觀文王有聲之詩歷叙文武豐鎬之遷而不及於程則遷程之說本不經見及考史記亦無遷程之事惟逸周書稱王宅程三年遭天大荒而遷豐蓋

附會也後儒因以程為漢扶風安陵即今咸陽縣又
或以程為畢郢之郢亦皆臆說耳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
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賦也
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
也聲謂言辭色謂容貌夏謂侈大革謂變更不大不
長非但言不大之不長之而已蓋已入於無之意正

所謂無畔援歆羨也此將舉伐崇之事而先言其喜怒之合於天而無私也仇方指崇也集傳據史記以為崇侯虎嘗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歸三年伐崇如此則為私怨矣蓋虎之在崇倚紂為虐其害民有不可勝言者其譖之也亦忌之也虐民已甚衆所共讎故曰仇方文王久以西伯專征有功紂疑已解因崇罪不可赦而伐之非私怒也故又以帝謂發之見其當伐而伐所以順帝則也兄弟與國也

鉤援雲梯也援引也所以鉤引上城故謂之鉤援臨
臨車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
之具備鉤援臨衝以為攻具亦可見崇之負固矣墉
城也崇詳見文王有聲字義此章言文王伐崇之順
天命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
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
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賦也

閑閑不暴急也言言使其言語得達也執訊其所出降之人當訊問者則執之也連連不絶也攸馘謂訊之而所當馘者安安使安其生而不殺也類謂類聚所當祀之羣神以告祭非常祭也禡謂祭軍中旗纛之神也致致其来也附使之来附也茀茀將攻之時蔽芾之也仡仡城將壊而人心揺也絶堿其國也忽忽然言其易也此言文王於崇本無殺戮之心但示安閑而祭神以致其来附既服則待之以不死也

其負固不服者然後臨城攻之縱兵大伐而城中人心揺動故其國忽然而滅不勞餘力也當時必崇人先有出降者文王既以不死處之而崇侯猶負固故滅之也無侮者懐息而不敢有侮慢之心也無拂者畏威而不敢有拂逆之事也順逆之情異而恩威之感殊此侮拂之所由别也○按左傳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敎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其序與此詩不合不必盡以為據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

經旨曰周人追思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而又於辟廱作樂以樂育人材也故作此詩文王存日未嘗稱王曰王在見其為武王時詩矣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賦也

臺而曰靈民樂而以明神之靈稱之也靈囿靈沼亦

然經度營表攻作也經始勿亟謂經始之時量工命日勿急其期非謂文王戒以勿亟也此章言文王作靈臺而民樂於趨事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賦也

囿者築墻為界域而養禽獸於其中也攸伏安於孳乳而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此言文王樂臺沼之樂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賦也○賁音墳

虡業懸鍾磬者此編鍾編磬也舉此則八音皆備可知矣賁大鼓所以鼓衆而興事者也鏞與書笙鏞以間之鏞同即鎛鍾也論與倫同先後有序之意鼓與賁鼓不同周禮鼓人所謂以晉鼓鼓金奏者是也鍾亦從晉鼓以節之大鍾非鏞也蓋以鍾鼓先之而後作樂鼓鍾鼓每並言之陳氏暘曰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後鍾以應之意正謂此詳見廟制考義二卷末

於論鼓鍾以上三句但言其設樂器耳於樂辟廱言文王自沼囿而至辟廱樂育人材之意未及作樂也○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也賦○逢薄紅反鼉象龍形長丈餘聲如鼓皮堅厚故以冒鼓而名鼉鼓蓋即賁鼓以其大也鼉鼓鼓衆而後矇瞍始奏作樂之事也蓋至此而後樂始作矣○此詩言文王旣樂臺池鳥獸夲有萬物各得其所之意而又樂育人材於辟廱旣久而民猶思之此非文王與民同樂而

能致其然哉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下武

經旨曰此美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也蓋成王時詩意亦周公所作云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賦也

下武者不尚武之謂也不尚武則周之哲王皆有文德者矣王謂武王配對也謂三后德合於天而武王

能配之也京鎬京也蓋武王以武定天下然非其心之所尚也故特發之以明周之家法惟在於文德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賦也

武王所以能配三后于京者以其志在繼述於先世之德能起而求之以長言合乎天命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而配三后也王者之事業莫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矣此章言武王所以能合三后之德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賦也

此言武王信孚於天下而為民之法者惟其心長存於孝耳孝思永則民之為法亦永矣所以為永言配命也

○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賦也

媚愛侯維也媚而應之以順其德即是下土式武王之孝也昭即其孝之著也服事也謂嗣先世之事也此覆說上章之意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賦也

茲即上章之哉蓋聲相近而通用也來來世也許陳氏以為語助也繩者以為準繩而取正也武迹也繩祖武即上章所謂嗣服也言武王之德所以昭明於來世者亦惟繩其祖武而已故萬年之久能受天祜見其德之昭明其福悠久無疆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賦也

賀朝賀也遐何佐助也言無不助周也此申上章受

福無疆之意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

經旨曰此詩專叙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明其皆以得民心而為君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賦也

遹與聿同發語辭駿大也烝之訓君葢本爾雅竊意烝衆也得衆然後可以為君故直以為君耳此章言

文王以安民觀成功而聲名洋溢所以為君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

受命者以安民而受命也有武功以起伐崇而作豐邑非以武功為重也豐即崇地文王既滅崇則拓地漸廣而其民未馴宜親撫治之故徙居焉而文王之澤所及益遠矣蓋自岐周而遷豐也逸周書稱王宅程三年遭天大荒而遷豐其說妄矣說見皇矣此章

言文王受命遷都而德澤及逺也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賦也

淢城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深廣各八尺則方圍四十里城之大者也匹稱謂禮所得為稱上公之制也欲謂廣都邑以自侈大之欲也追來孝者謂追先人來及之孝也興王之本在此故曰王后此章言文王之築豐邑本繼志而興王業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賦也

公功也濯者洗濯一新之意垣即城也豐之有垣以為保障此王功之所以一新而四方人心歸向皆以文王為楨榦言楨榦則所以為垣之本在人矣稱王后與上章意同此章言文王為人所倚仗而莫不歸心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

豐水東北流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於河此便於舟楫之道而禹功正欲便民如此也武王起於豐邑以有天下四方於此來同而武王遂得為君故稱皇王爕王后言皇王者一統天下則其事又大也自其根基之積厚有所樹立而言謂之后自其德業之顯著無不遍覆而言謂之皇此其所以為文王武王之别也此章言豐水係於王業之成而為下章遷鎬張本

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賦也

鎬在豐東武王既有天下而始遷之以其地為四方舟楫之所便所以親諸侯也既遷而即為辟廱以講學行禮則所以綏文德者莫切於此此人心之所以無不心服而德教溢乎四海矣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者以四方來同者言也心服故曰思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賦也

考稽也考於人心也人心順則為吉兆矣於是以龜決而正之而武王乃居鎬京以成龜兆之吉也蓋承上章而言其遷鎬本於天定而王業成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賦也

芑嘉穀白粱粟也詳見七月字義仕事也燕燕安之

道也翼如輔翼之翼乎指成王言豐水本出嘉穀可以久居而武王所以不有事於豐者正欲貽其孫以久遠之謀也久遠之謀惟以燕安之道輔翼其乎耳蓋惟得人心之歸然後可以燕安故鎬京之遷所以順四方之心也文王之在豐非不順人心者但為方伯四方雖同其至有時都於豐水上流舟亦足以容矣及武王為天乎則四方之同来者益衆故於豐之下流為尤便也於是遂以宅鎬京為首務詩人以豐

水東注言於武王其有以哉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三